

城破。苍凉的号角声拂过正笼罩在夕阳余晖中的原野，喧嚣的战场随着光线的昏暗也静默下去。我该走了。

我提起剑往山下走去。

这天下真不知何时才会太平。我出生在北方，二十年前。北狄南下，我和父母在逃难的时候失散了。那一年我仅八岁。幸好我的师父救了我。她带着我南下，度过长江，定居在江南一带，教了我几年武艺。好景不长，南方王朝又发生了内乱。朝中一片混乱，满门抄斩的大臣一个接着一个。接着就是边防将领自称王，打来打去，到现在也没打出个结果。虽说如此，可他们对于消享荣华富贵也从来没有消停过；高楼是一座座地起，一座座地倒。我十四岁那年师父去世时，恰巧我们住的地方也发生了战乱。村庄毁于战火，从此我便一个人流浪，带着这把师父留下的剑。

从一座都城到另一座都城。走到哪里，战火就跟到哪里。而我仅仅居住了两年的天澜城，也在刚刚被攻破了。这天下的人，纷争要到几时呢？

我沿着隐没在荒草中的小路继续往下走去。我该去哪里呢？我有些茫然。这些年都是靠着师父留下的金银，还有偶尔给人帮帮手走过来的。我不会做农活，到村庄里去非饿死不可。我得往城里走。然而这一带最繁华的不过就是天澜城。算了，无论怎样，眼下我得先渡江。度过毗邻天澜的枝江，才能免受即将到来这一带的铁骑的纷扰。

天快黑了。我加快了行路的步伐，希望能赶上渡船。枝江就在山下不远处，但尽管我全程飞奔，太阳还是已经落下了地平线。紫色的帷幕已经铺在天上，点点银辉正从幕后浮现。江水平静地流动着，无浪，不紧不慢地淌去，小小的白沫翻涌。运气还算不错，一艘挺大的客船正停靠在江边，看样子就快要启航了。

“渡江吗？”我快步跑了过去。

“上船上船，”一个伙计对我招呼道，“马上就准备开船了。”

我踏上一块长长的板子，走上了船，下到船舱里。船舱里的人不太多，我挑了个挨着窗的位子坐下。船摇晃起来，开动了。

船并没有向我想的那样径直往对面划去，而是慢慢地沿着江水往下驶去。我这才想起我甚至没有问这艘船要去哪里。可那个伙计也没问我。管他的，去哪里都一样，只要是人多的地方。天幕里已经只剩下一层黯淡的余光，尽力地从黑暗里浮出一丝幽蓝。哗哗的水声泻落在耳边，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耳廓。风从窗外飘进来，带着些湿润的气息，温润地抚平了我积攒一路的倦意。长呼一口气，我感到一种解脱，好像飘在这水中的船里，就暂时地与世间的一切纷扰隔绝了。我舒服地瘫倒在椅子上，望着窗外的风景。

可是我到底要去哪里呢……江水摇摇晃晃，漂漂荡荡……我活得也不算短了，二十岁的丫头……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。以前在酒店里帮工时，曾听店里的伙计和来来往往的人们谈天说地；有些路过的青衣书生，也谈起过这个问题。然而他们虽然搬来了一套套的先生夫子，到底也没拿出个什么真的叫人信服的结论，何况听说那些个先生夫子之间也是吵来吵去的，什么治国平天下，什么逍遥于天地之间……也许是我太愚笨罢，总之我是觉得全然是一通胡扯。有些先生的法子的确可以叫人活得好些，但到底也没说清为什么活着；至于某些先生，则全然的精神胜利了。当然能完全欺骗自己也是好的。至于另外的鬼神之类，我则是越来越不相信。起先我还是怀着几分期待和敬畏的——然而毕竟看了十几年来的腥风血雨，也明白这世上的鬼神也不过就是人心。倘若真有超越人类的鬼神，大抵也是不屑于与人类有什么纠葛的，如果说开辟这世界的真是一位神的话，我想他大抵就是此类。看来我这辈子是想不明白这个问题的了，我自己也这么觉得。求真不得，求真不得……求真不得，求善也不得。要做一个好人真难啊……我做过的亏心事也不少了。几天前城里的人们都开始准备逃难时，我还去朱老爷府上顺走了一包金条——他那时正惶惶地把一箱箱的财宝往车里装，装不下的就埋到地里。流浪时面对行将饿死的人见死不救，对路边的弃婴置之不理，从

死人身上拿走银子……要不是为自己安全着想，我刚才还想到战场上去捡垃圾呢。我怎么能不算是一个好人。何况善这个字眼如今听来是多么的可笑……其实我很对不起我的师父。她是一位真正的善人，在战火中救了我，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。但我没有那样的能力，而且也不怎么想。我只是个，普通人。

我这辈子到底能做什么呢……其实也就像那些将领一样，淹没在自己的兽性里，度过无所谓的一生吧。我此生能有何所为……

其实还是不愿意那样堕落的。真理和善良都抛弃了我之后，还有美。但是美和兽性之间的分界究竟也很模糊……到底什么才算真正的美呢？我大概是从没有见到过的。但是我怀着一种期待。虽然我其实还不是很明白，但见到后总会明白一点的。我们都还是能对美和兽性之间做出一点模糊的判断的，就像美人在帐下极致妖娆的歌舞，虽然让那些将领们一个个连声称赞，我却看得作呕。不过，天澜城内，我曾在明月楼上看一场舞；那是真的绚烂之极，据说舞蹈和曲子都是前朝一位醉心舞乐的皇帝所留。然而，那还是离我心中的美有差距……

不知不觉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船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点起了灯，火苗子在罩子里轻轻地晃着，昏黄的光浸满了船舱，溢出去，滴落到江面上，但微弱得不能在江面上点起半点辉光。我怔怔地望着窗外。无月，远方山脉的轮廓黑暗而模糊，匍匐在苍茫的大地上。江边千奇百怪的石头在碎散零落的星光照耀下哭喊着，江水低低的哗哗声掩盖了他们遥远的声响……我把目光从对岸收回，扫过江面，忽地隐约看见什么东西。我仔细看了看，江面上，隔我们还有些远的地方，有着几个模糊的影子，正无声息地往这边靠近。而此时，我们的船正行驶在江的正中心。多年的飘荡，我的直觉让我觉得有点不放心。我站起身，想上去找伙计，让他打个亮点的火，看看那是什么。但是看了一圈，不见人影。我回到舱内，乘客们大多都安静地休息着，有的闭目养神，有的同我刚才一样望着窗外发愣。

一阵冷风忽地刺了我一下。不对，有什么不对……那个伙计没问我要去哪里，也没收钱……

该死！上了贼船了！他们要动手了！

我刚刚反应过来，江上忽然一片火光。数只快船上亮着明堂堂的火把，齐齐地围住了船。领头的一艘上，我看见了那个招呼我上船的伙计。船里顿时，一片喧哗，乘客们都被惊醒了。我是这船中没带多少行李的唯一一人，只把金银全藏在衣兜里，而大部分人都是大包袱小包袱，还有几个看起来挺富裕的中年人，此刻全都惊慌地躁动着，像是一泼热水扔进了烧开的热油里。我看见一个挺好看的姑娘，此时右手抱着一个不小的箱子站了起来，打量着窗外的火光。她的脸色算流露出一丝慌张，左手紧紧地扒着窗沿。所有人都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一个小伙子冲上去，拼命地用板凳堵住船舱的门。

我快速地扫了一眼窗外的情形：一共五艘快船，四艘都滑到前面去了，登船就在即刻；甲板上应该已经有接应的人，要从甲板突破是不可能的。还剩一艘留守的船，上面待着一个汉子，应该是从侧面负责汇报情况。我们中有战斗力的不超过三人。崩溃只在瞬息之间。甲板上传来框框的声音，接着舱门被狠狠地砸了一下，喀啦啦地响了起来。

“开门！交出金银细软，就饶你们一条生路！”

骗鬼。杀人灭口，谁都知道。没有人理会他们。门继续被狠狠地砸着，已经快要撑不住；几个汉子冲上前去抵住了门。

唯一的生路在窗边。我颠了颠手里的剑，看准那个留在快船上的汉子的方位，拼死一搏，我赌他在夜里看不见我。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我一纵身从窗口翻了出去。

“噗！”落水时一阵针刺般的痛，随之爬上肌肤的是刻骨的寒。然而再顾不得许多，必须一口气潜过去。哗哗。水底下一片混乱的光影，我凭着记忆向他的方位游去。不远处一个黑影漂晃在水面上。近了。

快速。绕到船后。剑不够快。我握住腰间的匕首。氧气已经快要耗尽。必须要快——

刺！破开水面，直奔背心：他似乎太专注于关注舱内的情况，根本没想到我会从背后潜上来。没来得及捂住他的嘴，他惨叫一声，我一脚把他踹到水里，大口地喘着气。船舱的门已经被踹开了；舱里一片混乱，一群人正在搏杀着。这时，我看见那个姑娘往我这里看了一眼，凝滞了片刻，抓起她的行李一下子跳下了船。一朵浪花溅起。她紧紧地抓住漂在水面上的她的那个箱子，拼命的往我这边划。船上的匪徒已经注意到了；一个人大声喊了几句什么，没有人回答，但立刻就有一人回身往甲板跑。该！他们要追过来了。救这个女孩，还是不救？

妈的，做一次好人吧！我把船往她的方向划了一下；距离够了，我伸出船桨。她奋力一拉，扑腾了几下，湿淋淋地拖着箱子爬到船上。这时从船头射过来一艘快艇；一个黑衣汉双手划船，一柄寒光放在腿边——

“走！”我抄起一枝桨扔给那姑娘，“快划！”

两艘船飞快地往下游驶去，我们两人太过慌乱，船摇晃得非常厉害，不断有水花溅进来，好在不至于有什么影响。三五息的功夫，我们已经离开客船数十米之远，眼看着那汉子离我们越来越近，已不过十来米的距离。我停止划动，抄起匕首狠狠地掷了过去。带血的寒光一闪而不见了，那汉子的动作停了片刻；但我们又已往前行了数十米。现在里客船已经很远了，四周不再有什么光亮，一切又都重新进入黑暗中。那汉子似乎放弃了追击。

“你杀了他？”那姑娘气喘吁吁地问。

“没，他顶多受了点皮肉伤。距离太远，匕首已经失去威力了。虽然我估计他已经放弃了追击，但我们得在划一段距离再上岸。”

“嗯。”不再说话，只拼命地划动着手中的船桨，直到我估摸着已不可能再被追上，我们才停下。但仍在岸边的船仍是一个记号，于是我站在河滩上狠狠地踹了船一脚，看着它漂入平缓地流动的江水，慢慢地往下游漂去。

应该安全了。我们往岸上走了几段，直到那条差点让我们喂鱼的河消失在视线中。附近没有半点灯火，我们太累了，找了一块还算平整的地，坐下歇息。我随身没带什么行李，只出城前拿的一点金银，摸了摸还在衣兜里。身体渐渐冷下来，肌肤逐渐开始觉得寒冷。

“你去找点柴吧”，那姑娘对我说，“我箱子里有打火石。”

我钻到旁边的树林里，随意捡回一点木柴。我们折腾了一阵，终于点起了一堆小小的暖光。我又去取了点柴，估摸着大概够撑一会儿了，坐在火堆旁。火猛烈地扑腾了一阵，平静下来，一簇灰白色的烟气蜿蜒地升上天空，慢慢地散开，幻化着，虚幻着，拉出无数条苍白无力的烟线，消失在黑暗中。夜空里，零散地点缀着些黯淡的星星。

那姑娘坐在我的斜前方，环抱着缩在火堆旁。从水里面上来，实在是太冷了。橘黄色的火光笼罩着她的身躯，她的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身上，衣服也湿淋淋的，脸色有些憔悴。还垂着水珠的扑闪扑闪的睫毛下，是她天蓝色的瞳孔，像从海底摘取的宝石，我之前一直不曾注意。她的面容算不上倾国倾城，却也柔婉动人；不是那种睥睨天下的美丽，更像是住在巷子对面的会和你调笑几句的大姐姐。

“谢恩人救命。”她注意到了我的目光，也把目光投向我，“怎么称呼……公子？”

“我是女性，”我笑了笑。没有什么女性柔婉的特质，总是被人误解成小白脸。“我叫寻。”我随口胡诌了个名字。我总是每到一个地方就换一个名字。

“哪个字呢？”

“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寻字。姑娘呢？”

“我叫琳，琳琅满目的琳。”

“是个好名字，很好听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笑起来，挽了挽额前垂下的几缕发丝。热浪已经带走许多水分，把她的发丝烤的柔婉了许多，离开她的额头，随着微弱的气流轻轻地飘晃。橘黄与黑暗交错的光影，把她两个浅浅的酒窝画得格外分明。“寻，你从哪里来？”

“天澜城。琳呢？”

“我没有固定的住所。我是个艺人，四处卖唱为生，”她指了指那个箱子，“我一切的服装都在里面了。”

“这么少？”印象中那些戏班子的服装总是成箱成箱的。

“我的服装一件就够了。”我没怎么弄明白她这话里的意味，但也懒得深究。“寻，那你接下来要去哪里呢？”

“哪里近就去哪里。整个中原，哪里不是一样。”

“是啊，哪里不是一样。我还是回乡吧，等这无休无止的战争结束了再说，”她叹了口气，“奔波好些年，总以为国君之间的纷扰也不影响我们这些普通人，哪一座城市里不是照样夜夜笙歌挥霍无度。不过如今看来，天下实在是太乱了。我还是躲开这些纷乱，回乡去吧。”她盯着燃烧的火堆，火光照在她的眸子上，贴着眼眶缀上一层流光。

“那么你的故乡里中原很远了？是在哪里呢？”

“云笙，往西南走很长很长才能到。很远，很穷，也很平静。”

战火烧不到的桃源么？我迷茫的心灵立刻抓住了一根漂浮的稻草。我为什么不去看看呢？

“我能否随你去看看？”我脱口而出，“你看，这一路这么远，我也能护你周全。”

那姑娘又开心地笑了笑，“好呀。不过要几个月才能到。”

“无妨，路上也都是风景。我身上还有点闲钱，还能帮你省些开销。”

“那就说好了。明天我们就进城准备出发。”

火光暗了些许。我们随口交谈了几句，安静下来。倦意笼罩着我们，但又无法立刻入睡，望着火堆发着呆。时不时又噼啪的声音从火堆里传出来。我无意识地往火堆里添柴。她的深思好像已经飞得很远了，沉浸在一种奇妙的欢欣里，脸上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喜悦的笑意。那大概是因为终于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了吧，她的脑海里，此刻奔流的是故乡的溪水，是天空中变换的流云，是阳光灿烂时山野里可闻不可寻的芳香。我从地上搓起一点余烬，闻了闻。烟火的气息，我最熟悉也最怀念的味道，那时我还在和师父度过一段平静的时光。我想起小屋前稀稀拉拉的杂草，土地里爬行的蚂蚁，石门边的青苔。琳的故乡，模样应该也差不多吧。我躺下，隔着越发黯淡的火光看着她的面容，渐渐失去了意识。

第二天醒来时，火已经熄了。我们匆匆地赶往附近的城镇，急于要好好洗一洗浑身的脏污。一切都收拾停当，再购置了些路上用的衣物、杂物，已是下午。最后决定离开中原之前都雇马车，以便尽量快些离开这是非之地。还是早上出发比较合适，和车夫说好，便在旅馆里住了下来。

我坐在露台的竹椅上，琳还待在屋子里收拾着。今天的心情格外舒畅。有一个在身边说话的俏皮姑娘，和自己过往一个人东奔西跑的感觉全然不同。无论做什么，都可以和她说上两句。而且……相处不一会儿，我已经感受到了她的魅力。话不少，随时会开几句玩笑；见识逛，走过的地方应该不比我不少，而且懂得比我多好多，买什么都是她在讨价还价。我自己买东西时几乎不做这些事。而且还有些精致。我们洗漱完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打扮得香喷喷的。一个可靠开朗，精明能干的姑娘。

“琳，琳……”我无聊地低声念叨着她的名字。闭上双眼，她微微带笑的样子便浮现在我眼前。那模样让我的心底里感到一阵阵暖意。我躺在椅子上，脑海里回放着多年前的记忆。故乡，故乡……我要去往琳的故乡……

太阳慢慢地往西边沉去，青山的轮廓愈发分明。多少年来，这样的夕阳在我的心中引发的情绪，有的只是怀念、伤感和悲叹。但今天不同，我并未生出多少感伤，甚至怀着一种莫名的信念，觉得就算太阳落下山去，寒夜也不会多么难熬。天空开始变得昏黄，当那个明亮的圆斑亲吻到山的背脊时，云儿飘了过来，隔去了这太过炽热的吻。黯淡了几分的光线透过云层，把山背上一个个树的影子展现出来。那些黑色的影子都在黄昏里静默着，默默无语。天空中，万道流云纷乱成各异的姿态，无一不超于人的想象之外。无论用怎样的比喻去勾勒，都只能触及那姿态的十之三四，不可得其神韵。真美，我由衷地赞叹。这就是自然之美吧，人心种最本能最自然的美感。我说自己在寻找美，自然之美无处不在……但它并非我找寻的目标。虽然自然能引发人本心中的触动，但那毕竟是自然，是天然而成的东西，不带有人心的雕琢。这样的美丽，是原始的、粗糙的，也是任意的。这美没有明晰的实质——它并非心的造物，不同的心灵面对这样的美，会有千万种不同而差异巨大的解读。这美是空泛而无内容的，到底只是引起最本能的欢娱，而且还需要心灵多加注意。美啊……可虽然否认了这样的美，对我而言的真正的美又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否其实我根本在追寻一种我臆造的不存之物呢？它应当能引起我的欢愉，并使我的身心得到一种净化，而非堕落；而且它应当是有实质的，它是某种东西的展现，具象化。当年一位在长安一曲惊四座的剑舞，是那种凌厉、飘逸、洒脱作为美的实质吧。失去实质的美，如同化了上好的妆的妓女，无论能引发人怎样高涨的兽欲、激情，内在仍然空虚一片。但我无意贬低自然美，我只是觉得它不应该作为被追寻的对象。它诚然是人内心的归宿，并且作为一种净化心灵的美是相当有益的。我所追寻的美啊……这时琳的容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那是她昨晚的模样，在火堆旁，眼眸浸没在火光里，思念着回忆着的时刻。这模样是美的吧？思念是它最美丽的底色，画面之外，她给我的陪伴也为它涂上一层温暖。是的，美是存在的……我相信。只是我还没有触摸到，我还没有敢伸手去拂落琳睫毛上的水滴。夕阳已经下山了……天空里的流云原本因色泽而分明成无数层次，现在全都陷落在相同的紫色里，是装点天空这张无比华贵的地毯上的淡色花纹。

“吃饭了，吃饭了。”琳在里面叫我，声音轻柔而悦耳。我跳下竹椅，往屋内走去。

再回屋时，窗外已一片黑暗，远处的山峰只隐约在黯淡的星光下露出轮廓。琳点上的烛火，挂在屋子的一角。她缩到自己的床上去，那个箱子摆在一旁。还远不到入睡的时间，但似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事。我想起昨天晚上琳说的她的戏服“一件足矣”，便随口问：“琳，我能看看你的戏服吗？”

她正一缕缕地梳着自己长长的黑发，听到我的问话有些讶异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“也没什么。那我穿给你看看吧。”她便去开箱子，取出一件格外朴素的白衣。说是衣，但模样又很奇特，长度足以覆盖全身，而且散发着一股奇异的光晕。她又取出一支笔，转头问我，“想看什么样的舞？”

什么样的舞？

“有没有，活泼一点的？”我今天的心情非常不错。热切的舞会更合我的心意吧。

“好啊。”她轻轻地把笔触在衣服上。那层原本白色的光晕刹那间翻涌出各种深浅的红色，化成一道道明暗相间的纹路，附在衣服上。我还在愣神，琳站起身，轻盈地把衣服往身上一挥，我什么都没看清，她已全穿戴好了。此时的她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；原本黑色的长发变成了白色，脸庞只有一些微妙的改变，却把原本的温婉，完全变成了一种凛然的美。她

的眼角眉梢都像是换了个人，散发出完全不同的气质，如误入凡尘的仙女一般，叫人心神荡漾而不敢接近。我曾说她算不上倾国倾城的美……但如今她这身着一袭红衣的模样，为之倾尽天下也不足。烛光里，她微微抬手，激起一片光影的涟漪，纷乱影子晃荡着，撞击在墙面上，昏黄的边廓里浸出一丝艳红。她两袖轻挥，盈盈地舞动起来，就像我要求的那样，是一支很活泼轻快的曲子。没有音乐，她就一边跳着舞，一边轻轻哼着曲调。我看着，听着，跟着哼着。她像傍晚火烧云的再现，本属于整片晚霞的灿烂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；她灵动地翻飞着的衣袖所隐约暗示的姿态，比流云的翻涌更触动人的心弦。她不是新嫁娘，红妆喜悦而不娇艳；她是舞动的火焰，是昨夜那温暖的火，是记忆中厨房的灶台中带着烟气的火，带着怀念温暖的味道……她是美。美！绝不逊于我当年在明月楼所见的那一曲；那一曲是有瑕疵的，舞者在明明无比澄明通透的月光伴着清风里起舞，却一举一动无意间给自己的舞添上了几分凡尘……可我眼前这跳动的火焰呵！她的舞姿里透着那样的温暖，这短短一天来她给我的温暖、陪伴，我失去数十年的爱。她唤起我枯寂的心灵，被乱世变得死寂的魂灵——我的火焰，我的光芒，我的温暖！直到一曲终了，我还愣愣地盯着她看，忘了说些什么。她脱下戏服，那戏服一瞬又变回了白色。她收好箱子，转过头来，已变回了寻常那副盈盈带笑的模样，扑扇着跳动着烛光的睫毛，毫不掩饰地等待着我的赞美之词。

“太美了，”我由衷的赞叹道，“你这样的舞技……我平生未见。”

她自豪地笑了笑，“你也看见了，这舞和服饰都很特别。这是我们一族所独传，无处可习。”

“竟然没有天下闻名。”

“闻名不是什么好事，我们都知道，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慢慢地走到我身边，“所以我并不经常演出，也很少用尽全力……不过今天高兴。”这时她已经凑到了我的面前。我不自觉地伸出手去，掐了掐她的红润的脸颊。昨夜的憔悴，现在已经全然不见了踪迹。她轻盈地挣脱我的魔爪，狠狠地在我的腰上回拧了一下，“哼，动手动脚。”我笑着挠了挠头。“我到屋外吹吹风，你累了就先睡吧。”我推开门，回到下午的地方。

寒风吹过。我心中炽热的火焰燃烧。仅仅一天……我却觉得，我再也无法离开这个姑娘了。我这算什么？见色起意？我无法否认。喜欢上一个人有时需要很久，有时却是一瞬间。而我至少还坚持了一天，直到刚才才将朦胧的心绪打破。真正爱上一个人，是爱上内在和外在——她，那么轻易地让我做到。我竟然——苦苦追寻的美竟就这样自己送上门来！那绝美的舞姿，绝美的容颜下，毫无疑问是有明晰的实质的——爱，思念，陪伴，都在她的舞蹈中展露得那样炽热，仿佛要从她的舞蹈中飞到我的身边。

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。原本蒙着迷雾的未来，一下子被她的光芒照亮了。我现在心里，对未来怀着如此的希望和温暖。我又凉快了凉过于激动的心绪，推开门回屋。

要到云笙，先乘车到天府，再向西步行。看着一路的风光，从江南水乡到群山起伏；从天南聊到海北，讲着自己一辈子的故事。琳今年同样是二十岁，她是七年前和同乡人一起去的中原。她来到中原前正值一段短暂的稳定时期，大家都满以为能安分几天，没想到不过一年便烽烟又起。她和同乡人也失散了，一个人带着箱子，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。来中原折腾这么些年，赚头没有，倒快把带出来的银子花光了，好在人还平安无事。我们的关系越发亲密，相处愈发顺畅。她高兴时，就会跳上一两支曲子，可惜我总觉得没有那晚好。大概也和旅途的奔波有关吧。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，聪明伶俐，既会撒娇，也有帅帅的时候，偶尔还会使坏。总之，她的一切都是好的。

到达天府时是下午。我们结了一路的车费，进了天府城。同样是江水润泽之地，和江南相比却是两种风貌：少了些温婉缠绵，多了些飘逸轻盈。空气里，也多了三分寒意。如今已是金秋时节，恰好还有一天就是中秋。此处已算难得的太平之地，我们决定多留一晚，过完

中秋再走。我拿出那一包顺走的金条，拖着她住进了上好的一家旅店。旅店名为明月楼，地处一座小山的山顶，从露台看出去，视野十分开阔宜人。明夜中秋，我想选在此处一定是正确的决定。在路上时还有车夫，多着几分顾虑；如今只剩我们两人，没什么可担忧的了。我无法再压抑心中的情感了——明夜是绝妙的时机。我不知道她是否会接受；她不像我，她有家人，有故乡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无所谓。但我需要一个答案。琳已经勾走了我的魂魄。我需要一个让我的魂魄安定的承诺。就在明晚。当月圆之时，我们饮下三杯清酒，那时我一定能说出最动人的话语。清风和月光会是我完美的搭档。

就让今夜，成为享受这种朦胧情愫的最后一夜。我们收拾好行李，我又拉着她往夜市去。我们上一次一起逛街还是初识的时候。吃食饮酒酒店里都备有上好的，不过纸伞画扇却必须来集市里买。

一座架在小溪上的木桥旁，摆了一个卖伞的摊子。溪后高楼从窗纸中洒出一瓣瓣暖黄色的灯光，纷纷飘落在水面上，照出一层浅浅的清明微凉。一把把陈列在摊前的纸伞，看起来格外精美。行人不少，有几个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姑娘正在前面说笑。我对于这种有些奢华的装饰忽然生了一点兴趣，走上前去。伞有各种颜色，都是淡雅不过分鲜艳的，静静地等待着。我挑中了一把青纸伞，拿起来试了试。琳看着我的样子，十分满意地点点头，说很适合我，既潇洒自在，又翩然温婉。青色的，群山的颜色，在路上撑起一定格外相称。我买下这把伞。轮到她时，她在一把素白色的伞和一把浅红色的伞之间犹豫了。无论哪把都很适合她：淡雅娴静的白，配上她的长裙，虽减去几分娇俏，却能呼出一股隐而未现的仙气；而红色的则格外相配她的温婉，看起来越发的动人明媚。

“你觉得哪一把好呢？”她问我，“我买后明晚可以用来跳舞哦。”

“那就，这把白色的吧。”我犹豫了一会，还是选了白色。

“是吗？”她笑笑，“其实我中意红色多一点。”但她还是把红色的伞放了回去。

“买你喜欢的就好了呀。”

“跳给你看的舞，当然买你喜欢的了。”她朝我可爱地眨了眨眼。

这本该让人欣喜的话语，却让我心底莫名有一丝沉重。好像有什么和什么错位的感觉。是哪里弄错了吗？我摇了摇头，驱散了杂念。我们继续游逛着。花灯倚高楼，明月缀长空。清风送酒意，镜水映玉容。携手走过寻常巷陌，在爬着青苔的石板上行过，两边酒馆里传来一阵阵喧闹的声音。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夜，一切都还朦朦胧胧，有些东西本以为明晰，其实都还蒙着一层纱，一层使人怀抱着希望的纱。两旁高楼上华美的灯光，像是遥不可及而动人心魄的希望，高高地悬着。我想起曾见过的千盏孔明灯一齐升空的模样，那是漫天纷飞梦想，足以驱散整片夜空的寒意。她温热的手掌，传来的温度刚好融化我的心。

中秋之夜。

当明月高悬时，我已经在露台上摆好两把竹椅一张矮桌。月光清明如水，我便没有点烛。喝过了两盏酒，不惧寒风；唱罢了两支曲儿，意兴正浓。我们不断地闲聊着，我谈起许多听过的有关中秋的奇闻异事，逗得她咯咯直笑。酒兴上来了，我站起身走动，到栏杆旁，倚着木栏，从露台上向山下望去。她也跟着我，靠在我一旁。城中灿烂一片灯火，高低起伏的楼阁，在灯火中身姿添了几分俊俏，多了些让人怀念的味道。随处有人影在城中游动，昨夜我们便是在这一片温暖中走过。她今天穿的是一身白色连衣裙，风时不时吹拂她的发丝，她的双颊因为酒意微微地发红，比往日更多了几分可爱，像熟透的汁水丰盈的蜜桃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。我饶有兴致地把玩着她的一缕青丝，盘出各种弧度。

我该上了……但话到嘴边，怎么都吐不出去。明明大脑已经有几分醉意，还是被不知什么死死地锁住关键的话语。我慢慢地往她身上靠了靠，她没有躲开，反而温顺地把手还在我

的腰上。隔着薄衫，她的温度传到我身上，不炽热而发烫。她身上缠绵的香气裹挟着酒要命地在我的鼻尖调弄。可我还是什么都说不出，靠着浮动的清风维持一丝清明。

“我跳支舞吧，刚好试试新买的伞好看不好看。”她拍了拍我的脸，回屋去取她的戏服。我倚靠在栏杆上静静地等着。

再回时，她已穿戴完毕。比起刚才全素白的一身，她现在身上多了几道蓝色的飘带，缠在身上，衣裙显得更飘逸灵动了些。她的面容变成一种冷艳的模样，单论美的程度，定然胜过天上的广寒仙子。手执素伞，凌波微步。纤尘不染素手，月华远胜脂粉。

她站定片刻。穿过月光的风撩拨着她的发丝，她双唇轻启，唱起一曲幽婉的歌。两袖轻舞，她慢慢地转动起来。不像那夜的舞一般热烈激昂，而是缓慢、平静地，能让人看清每一次绽放。她的舞姿一圈圈地舒张，像一朵月下的昙；她的身影一次次起落，在月光里沉沉浮浮。清影斜长，与白色的她相对而舞，每一个动作都相互协和。她的动作越来越轻快飘逸，好像能借着空气与月光的浮力飘起；她在这高台上下起一场雪，雪花随着她的衣裙纷飞着，绕绕转转，刻画出风的形状。脚尖轻点，她一跳，极高昂地面向明月，柔和的银辉绽放到极致。此刻，这朵月下的昙开出最完美的姿态，仿佛静止了时间，把雪花都停在风里。

多美啊。我端详着她的眼角眉间，那是月光酿就的美酒，只醉人心。每一根睫毛的姿态都饱满到极点。可，我的心底却飘上一股幽幽的寒气，钻进脑子里怎么也挥不去。有什么不对——我细细地望着那绝美的容颜。那面庞上，浮现出一丝不和谐的死气。她的面容里有一种不真实，怪异的不真实；在之前欢快活泼的舞蹈里无法被看清的，此刻却因柔婉而变得那样清晰。我真是蠢！怎么可能会不这样呢——她是在跳舞啊！那是她的妆容，是她披上她那画皮后的容颜。她本来平日里也不是这样的容貌。现在她展露的这幅容貌并无灵魂，无论她怎样地要把自己塞进去起舞，总会有无法完成的和谐。我为什么没有早早地意识到这一点呢？难怪路上所见的舞也并未再在我心中点起滔天的烈火。想来，那夜所见的跃动的火焰般的美丽，只是我的一种错觉罢了——是我的欢欣扭曲了她的影像，自己在自己心里造出的幻觉。刚刚才在我的心里产生的纯粹美的影像，此刻崩出一道裂纹，接着四散成灰。

不，别这样！那只是一点很小、很小的瑕疵；那是必然的不协调，她能做到如此就已经是天下无二的事。

只是很小一点。可是它却如此扎眼地存在着。白中的黑点是如此引人注目，是如此轻易地把白色从理想拉回现实。它让我意识到，我竟在过去的一个月里，轻易地让理智被感性所蒙骗，以为自己触碰到了真实的美丽——多么可笑的错觉！越来越强的失落感笼罩在我的心上。

我挣扎着再去看她的脸。我在心中越强烈地向她寻找着安慰，不断想着她平日的模样、温柔的话语，祈祷着她能粉碎我刚才的思绪。可我找不到，我越是寻找，她脸上的那种不和谐就在我眼中越明晰。我心中的美，彻底崩塌了。那美的灰烬的背后，是初见时的她在舞蹈，那个翻飞如火焰的她，那个身影忽然停下舞动，扭过头来，对着我露出一个不和谐的笑容。宛如鬼魅！

“怎样？”她已经停下舞蹈，笑咪咪地问我。

“很美。比以前都更好看。”我愣愣地回答道。她原本就快醉了，此时费尽心力跳罢一曲，再也支撑不住，满意地回屋去了；我仍留在露台上，心里拧成一片。

你是不是有病！我在心里问自己。

——你，要的是什么？

——是美。

——她，美吗？

——美。但不够。



——怎么不够？

——没有达到完美的和谐。

——完美的和谐，这可能吗？

——不知道。

——我来告诉你吧，这不可能。现实里没有完美。

——但我需要完美。我追寻完美。

——疯子。就这样和她幸幸福福地过下去不好吗？

——好……。但，……

——但！没有但。她温柔，可爱，能歌善舞，也许是天下舞跳得最美的女人——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？

——但，不完美。

——没有完美！没有完美！

——不，有的。我感受到过，就在她身上感受到过。只不过，刚才被打破了。

——那是幻影！那不是真实！

——那不是真实吗？还是只是不可触及呢？

我已经彻底失去了求爱勇气。我现在的心绪有些烦乱。我踉踉跄跄地回到桌旁，喝掉了残酒。

——你到底有什么不满？我不理解。

——我只是觉得，没有达到我想要的地步。

——傻逼。你在追寻不可能追寻到的东西。不可能。你在追寻理想的绝对的美。但那是没有的。

——不，只是我还没有触及罢了。

——那么也是你永远无法触及的东西。你还能怎样？去向她求爱啊！去好好地夸夸她啊！

爱意，爱意。爱意在我心里涌动。前几日带给我欢愉和幸福的爱意，此刻却和我心中的理想扭打在一起，揪得我难受。

我真的爱她吗？我到底爱她的什么？

外在和内在。美丽的容貌，温柔可爱的性格。

——就这些吗？

——什么叫就这些？还不够吗？你还要求怎样！

问题已经很明显了。我抬头望着空中高悬的明月，月华和清风把醉意从我的心中剥离出来，我怀着前所未有的清明澄澈，问道：  
选择吧，绝对的理想，还是幸福的生活？

有一万种理由去选择幸福的生活。那样的话，我现在进去向她求爱，一定会得到她幸福的寻诺。我将拥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妻子，她会跳天下最好看的舞，虽然我没吃过她做的饭，但我直到她一定烧得一手好菜。我的一切欲望，淫邪的也罢，高雅的也罢，都将在她的身上得到满足。我救过她的命，只要我继续对她好，她一辈子都会对我服服帖帖。我们在云笪的密林里，可以一起种花养鸟，在冬暖夏凉的山谷里搭一座小屋，用桃花酿酒。我向她学舞，学音乐，琴瑟和鸣。

多么美好的一生！多么幸福的一生！

但也许，我也有理由去选择追寻理想。

那样的生活幸福吗？

幸福。但那生活里，没有真理，也没有与真理相当的美。

为什么我要去追寻那些，而不去幸福地度过一生呢？多么可笑啊！我就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无论怎样挣扎，也无缘触及真理，真美。

但：我这辈子有价值吗？

没有。

我的一生，毫无价值。我不过是乱世中一个极普通的人。世界，属于天才和英雄。我都不是。我毫无才华，我生性自私。我没有为他人的胸怀，也没有为自己的才能。我什么都不是。我的一生毫无价值。

但正因此，我有着我的自由。我没有办法做到什么，没有办法留下什么。如果我就这样选择一个普通的生活，跟着琳一辈子住在云笙——那很美好，我承认。但这一切——这一切也都虚幻如烟。时间的长河拂去一切，拂去一切。什么都不剩下。如果我选择追寻我的理想——那同样虚幻如烟，同样被时间抹去。我做不了什么！我是多么无力！世界面前我是多么弱小！什么都留不下。

但，这给了我自由，我真正的自由——一切都是没有区别的虚幻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去做灵魂里真正想做的事呢？为什么不去追寻灵魂最根本的渴求呢？怀抱着根本就是虚幻的希望？但那希望给人的安慰更胜过幸福所给人的！

幸福！幸福是欢愉。但那绝非内心所渴求的。我渴望真。但追寻不到。善。根本不存在。

美。我曾以为找到了美。但那终究是幻觉，是不完整的美。

但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！一切都回到最初的起点！我感到自己重新回到二十年前那片战火纷飞的地方。我又重新开始流浪，我将重新开始流浪。

“我不去云笙了。”我对自己说。

琳已经熟睡。我取出所有的钱，只抽回一根金条，扔在琳的床边。提上我的剑，包好我的衣服。草草的一封告别信，就着月光写下。

就此别过。踏着月光，我的步伐前所未有的轻快，向群山走去。

我，不是一无所获。我，曾经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而现在我知道了，

我哪里也不去，

我只是在向前奔去。